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棗記 第八回 王惡察真人過失 真人還客商明珠

卻說薩真人離了高宅，遍處去雲游，思欲救人利物。那王惡神道欲報前仇，東去東跟，西去西跟，只要有些過犯就下手打死他。一日，真人至辰州地方。時九月天氣，只見一女子在野田之中拔著蔓青之菜。蔓青是甚麼菜？即蕪青也。只見那菜呵：其根白白，其葉青青。種之於田飽上天之雨露，出之於土濟下土之生民。既名蕪青，又號蔓青。饑食之可以飽腸腹，渴嚼之可以生津津。此本是諸葛之菜，原不是野人之芹。

這菜怎麼又叫「諸葛菜」？當初諸葛出師，兵車所止之處，輒令種此菜，故又名諸葛之菜。卻說薩真人經過其處，那拔菜女子卻是個賢惠的，見了他是個雲游道人，即問道：「先生可用個蕪青止渴麼？」口裡一邊講，手中就一邊拿來，拿有兩顆蕪青，敬遞將過來。王惡從後面看著，說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今日可賞他一鞭。」符使道：「且慢著，看他如何。」只見薩真人見那個女子送將蕪青過來，忙說道：「小娘子，既承你好意，且放在地下，我自取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這個先生分外禮緊，別人在我手接去了千千萬萬，並沒有甚麼話說。」真人道：「嫌疑之際，不可不謹。」那女子只得將那蕪青放在地下，真人遂拿過幾文錢兒亦放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娘子，請受貧道的銅錢，納取價值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個先生，兩顆蕪青終不然要你買我，今日在這田中不知做了幾多人情去哩。」真人道：「小娘子既不受銅錢，貧道亦不敢受蕪青。」那女子見他恁般禮緊，只得受下。真人方才取了一顆蕪青，說道：「多謝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先生，你拿那兩顆去。」真人道：「一顆足矣，多取之則傷吾廉也。」遂拿了那一顆蕪青，從清流上洗得潔潔淨淨，才啖而食之。符使著見，謂王惡道：「好知禮君子，難得，難得。」王惡道：「這次被他逃過此鞭，再跟上看，管教他死吾之手。」

卻說真人一日到貴州界，地名龍津，有一溪大水，則見：

汪汪巨浸，渺渺層波。恰似四川中傾來峽水，恍如九天裡瀉下銀河。深深的無底止，泛泛的有漩渦。不見那中流撈掉，只聞得隔岸漁歌。叫一聲舟人，前也不見後也不見；望滿溪水勢，左不奈何右不奈何。真個是，灘前急水潺潺下，浪激漁磯飛白花。日暮江邊無旅店，喚船人立渡頭沙。

時天色已暮，這一邊又無旅店欲過那一邊去，又不見渡船。薩真人左尋右找，只見有一隻渡船還係楊柳之中。原來是那渡子怕人撐他的船隻，胡過亂過，故此遠遠的將垂楊維定。真人此時無奈，只得上了船隻，解下垂楊，拿起一根竹篙，把那船兒就撐出柳陰之中來了。時王惡看見就舉起鋼鞭說道：「取物不問主，過渡不還錢。」就要當腦一劈，符使忙止之，說道：「不可莽撞，這樣小事怎的胡亂打他？且看他過到那邊去如何？」只見薩真人既撐出船來，水漸漸的深，浪漸漸的大了，乃放下竹篙將槳兒架上，著力蕩上幾蕩，就蕩到這一邊岸來了。這岸仍有些柳樹，真人跳下船去，就攀下那楊柳枝來，把船兒維繫牢牢的，遂取過幾文銅錢，放在船倉之中，作一揖而去。符使看見真人這般行移，乃連聲稱羨，說道：「『不以善小而不為』，難得，難得。」王惡用：「明府，且不要稱羨，諒他逃得我這次不打下他，定逃不得下次。」此且不題。

卻說薩真人一日又云游到榆溪，時乃九月之間，忽然起一陣狂風。那風呵，真個是：劈面來吹我，起眸不見他，過江千丈浪，折竹萬竿斜。風起處，就下了一陣大雨。那雨呵：隨風淋漓，傾盆勢不息。湧起溝渠水，打破芭蕉葉。薩真人正在途路之間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又無個亭子歇息，卻有幾多不尷尬處，只得撐開著雨蓋，遮一遮那風雨。不想被一陣狂風把那雨蓋兒揭在空中而去，可憐這個真人，大雨淋頭，水流滿面，身上衲衣無一寸紗兒是乾的。王惡跟著說道：「今日這個守堅被風吹雨淋，他若有呵風罵雨之心，定賞他一鞭。」符使道：「且慢著，看他怎的。」好一個真人，破雨而行，冒風而走，兩大淋頭，泥且沒脛，此正是：在家千日好，出路半朝難。說話他並無半句話兒嗟怨，只有一伙旅客約有十二三人，走忙忙的趕上真人，說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怎的兩傘也沒有？」真人道：「兩傘倒有，只適才被狂風揭去。」內有一客商道：「今日的風也不是風，今日的雨也不是雨。」又有一客商道：「這個時候，要這樣大風怎的？終不然清明風、魚苗風、桃花風。」又一客商道：「這個時候也沒用這樣大雨，終不是豆苗雨、梨花雨、黃梅雨。」又一客商道：「我若做神仙時節，把那行風的風伯，行雨的雨師，弔在半空之中，每人打他一千。」你看，途路之中，人多嘴多，講的話兒，真不真假不假，哪裡有些兒正經。真人道：「你們列位老爺，此是天定事，不要這等怨三怨四。」內有一客商道：「你這先生，遍身濕濕的，還恁般心寬，全不想會黃腫病哩。」真人道：「人語講得好：『黃腫不打行路客，痰火不害苦力人。』」這卻不打緊，內又有一客商道：「雨若還不止，只愁你沒有衣服換哩。」真人道：「諒此時沒有久雨，這衲頭今日是大雨淋漓，明日天晴，又是日頭替我曬乾，天公豈肯虧負我們？」內有一客商笑道：「這樣的人，是個古老的君子。」薩真人雖是這等講，只見那雨下的轉大。那些客商們說道：「先生，雨轉大了。你慢慢的行，我們向前走罷。」真人道：「不在忙上，前途亦有。」真人說便是這般說，只見「狂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」。這風雨自巳時初起，到午時中就止了。遙望長空，雲收霧散，一輪紅日剛照當頭。真人乃到了一亭子之上，脫下了衲頭，止穿著身上短衣，把袖頭扭去了水，對日曝乾，自坐在亭子之上，乃吟詩一絕雲：

雨驟風狂天地昏，長途旅客欲銷魂。

而今喜得陽和出，多謝蒼天覆佑恩。

時符使看見這個真人，落雨之時淋得個孤孤淒淒，好似雨打寒雞，破衲頭一身是水，全無半點嗟呀，及天霧之時，又吟詩答謝天公，乃歎道：「此好人也，此好人也。」王惡道：「明府，明府，且不要恁般稱羨他，自有不停當處，你看我結果著他。」

一日，真人又到永寧州，有一地名叫做濯濯鄉，一連二十里並無一根樹木。山無樹木，此孟子所云：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」因此叫做濯濯鄉。真人行至其處，忽然有大便，此乃緊急之事，哪裡還忍得哩？王惡喜道：「此化日當空，若還穢污三光，須教他作鞭下之鬼。」符使道：「且看他怎的。」只見真人左尋右找，沒一個廁屋，又沒根樹木，當空而便，恐穢污了三光。好個薩真人，前番被猛風揭去了雨傘，此時又買有新的，於是從田心中間，將那雨傘撐開，遮了日頭，方才大便。便了即以手扒著土塊，厚厚的掩之，然後撤去其傘，卻從溪流中洗溜溜乾乾淨淨。又念了幾句「九鳳破穢」的神咒，再念幾句「乾羅答那」及「常清常淨天尊」解那厭穢。符使看見這等，乃與王惡道：「此人細行謹密，無一疵可指，你還打得他麼？」王惡道：「明府，明府，打他不在今年，定在明年，你只等等看。」

卻說真人一日又行到曲靖府甘興驛，忽見歧路之傍遺有一顆明珠，那珠呵：

光光瑩瑩，團團圓圓，似參星商星之燦爛，如奎宿壁宿之光寒。赤水之遺以象罔而得，合浦之去因孟嘗而還。此珠啊，曾繫之驪龍領下。此珠啊，曾蘊之老蚌腹間。魏惠玉嘗懸以照乘，伍子胥且懷以過關。真個是圓似丹砂洗藥井，光如露水走荷盤。蛇報隋侯真是異，蟻穿孔子實為難。

真人見了這一顆珠光亮的可愛，乃說道：「明月之珠委棄道側，行者在過豈不按劍相視乎？」乃低著頭檢將起來，指去其塵垢，遂以紙卷定，藏於袖子之中。王惡看見，乃舉起鋼鞭對符使言說：「道不拾遺，古之淳俗，守堅在路途之上檢人明珠，不打死他更待何時？」符使急止之，說道：「焉知他檢了此珠，把還人不把還人？」王惡道：「那一顆珠兒，他已曾將紙卷了放在袖子之中，尚把還人哩，我只是賞他一鞭。」符使道：「城隍爺爺叫我做明府，你若胡亂打死了人，我就與你做對頭。」王惡無奈，只得忍住了性子。卻說這個真人檢了這一顆明珠，卻也不去，就坐在草坡之上等那失珠人來，好把原珠還他。左望望不見，右望望不來，時天色已晚，將欲投店家尋宿，又怕那失珠人走來。此又是十字之路，不知那失珠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，卻有些不尷尬處，只得在草坡之上權坐一夜。

卻說那失珠的乃是江西一個客人，因走廣東攢有五六百兩銀子，見了這顆明珠，就用去五百兩銀子買著這顆珠兒，用壹百兩銀子做盤纏，逕往雲南省上去賣。不想路程又遠，日子又久，珠囊兒放在胸前，日夜不曾取下，不覺的線腳兒綻裂。那囊兒既然綻裂，明珠是個滑溜溜的東西，就溜將出來，掉在道路之上。那客人行了半日並不知覺，到了黃昏時候，投店歇客，放下行囊就問那主人家買了兩壺酒吃，軟一軟腳力。吃了酒，卻解開胸前的珠囊，把那顆珠兒看一看，不想著這個明珠卻做個「烏有先生」去了！那客人遂放聲大哭。店主們倒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客官，你既然會發酒瘋，少少的吃一壺也罷，誰叫你就吃兩壺？」客人道：「主人家，不是我發酒瘋，我穿的也在那個珠上，吃的也在那個珠上，娶妻子的也在那個珠上，買田地的也在那個珠上，做房子的也在那個珠上。今那個珠兒不見了。」店王道：「客官，你那個豬兒怎的就娶得妻子？又買得田地？又做得房子？恁般幹得許多事兒？我前日宰一個大大的豬，不過值得一兩二三錢銀子，做一件衣服還不夠些，到又賣了一個小豬兒貼湊。」客人道：「我的珠兒會走。」店王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豈有個豬兒不會走？我前日那個豬兒，剛放出圈來，他就跑有三四里路去，是我僱得幾個健人才拿得轉來。」客人道：「我不是養的豬，我是走盤的明珠。」店王道：「這等是個寶貝，你好不仔細。」客人道：「店主公，我把行囊交付與你，我星夜走轉原路上尋一尋來。」店王道：「客官好不知事，我這個所在，深山茂密，蛇蟲又多，老虎又多，山魃魍魎鬼又多，你若獨自夜行，不是蛇傷就是虎咬，不是虎咬就是著鬼迷，只愁你沒有十個性命。明日若死了時節又來貽累我店家，莫總承，莫總承。」客人無奈，只得等天明而行。那一晚，惺眼而坐，萬種愁懷，口裡念著那一顆明珠，心裡想著那一顆明珠。此正是：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既而忽聞得樵樓之上，鼓打五更，雞兒拍翅而鳴，啣啣啣啣。客人乃辭著店主說道：「主人家，你替我看顧一看顧行李，等我去尋取珠來。」店王道：「天色敢怕還早。」客人道：「天將明矣。」遂出了宿店之中。

時殘月未沉，曉星尤亮，那客人找尋舊路，過一長亭又過一短亭，一路上啼啼哭哭，逢人就問，說道：「我昨日在這條路上掉下了一顆明珠，若有人撿得，賣了珠，情願把價錢與他平分。」其人答道：「昨日失珠，今日來尋，那裡有這樣善菩薩把還你？」那客人聞得這樣說話，愈加煩惱。剛剛的日之將午，來近甘興驛。薩真人坐在草坡之上，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得咽喉之中氣亂喘，腮邊兩淚落千行，真個可憐。真人忙問道：「答官，你莫非昨日失珠的？」客人道：「吾正是，昨日掉下一顆明珠，不知甚人撿得？若有人發善心見還於我，情願把珠價與他平分。」真人道：「你做買賣的人，好不仔細。我昨日午時節到此撿得此珠，等你半日，不見你來，夜間又在此坐了一晚，等你到今日。」遂從袖中取出原珠，說道：「此珠是否？」客人乃愁中變喜，憂裡生歡，說道：「此珠正是。」真人遂慨然還之。客人道：「難得先生這樣好心。可跟著小人去賣了此珠，將價錢均分。」真人道：「好說，我出家人一文不取。」客人道：「難得先生好意，等了我一日一晚，既不分小人珠價，請受著小人一禮。」真人道：「不消得。你若低著頭拜我，我也跪著膝還你。只相揖而別就是。」客人遂與真人揖別，感激不盡。客人往南而去，真人望西而行，此且不在話下。